



詩人玉屑卷之十二

品藻古今人物

新都

汪元臣輔嗣甫訂  
汪龍光伯震甫校

韓詩

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誥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五  
言出漢時蘇李首更號東都漸瀰漫派別百川導建安  
能者七卓犖變風操逶迤晉宋間氣象日凋耗中間數  
鮑謝比近最清渙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國朝盛文  
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類困陵暴後來相繼生  
亦各臻閫奧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鷲宜觀洞古今象  
外逐幽好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鼻敷柔肆紆餘奮猛

卷海潦韓薦士詩

諸公品藻相如

舉人過失難於當其尤者臧孫之犯門斬關惟孟散能  
數之藏統謂國有人焉必樹也其難如此司馬相如竊  
妻滌器開巴蜀以困苦鄉邦其過已多至於封禪書則  
諂諛蓋天性不復自新矣子美猶云竟無宣室召徒有  
茂陵求李白亦云果得相如草仍餘封禪文和靖獨不  
然曰茂陵他日求遺藁元喜曾無封禪書言雖不迫責  
之深矣李商隱云相如解草長門賦却用文君取酒錢  
亦含其大論其細也舉其大者自西湖始其後有譏其  
諂諛之態死而不已正如捕逐寇盜先為有力者所獲

益其亢而騎其項矣餘人從旁助撫縛耳

六代

顏延之常問鮑昭已與靈運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  
芙蓉自然可愛君詩如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南史顏  
延之傳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回雪丘遲點綴映媚似  
落花依草南史梁丘遲江撻傷於浮艷南史本傳

初日芙蓉彈丸脫手

古人論詩多矣吾獨愛湯惠休稱謝靈運為初日芙蓉  
沈約稱王筠為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芙蓉非  
人力所能為而精彩華妙之意自意見於造化之外然  
靈運諸詩可以當此者亦無幾彈丸脫手雖是翰寫便

利動無違礙。然其精圓快速發之在手。筠亦未能盡。柘

評鮑謝諸詩

為詩欲詞格清美。當看鮑昭謝靈運。渾成而有正始以  
來風氣。當看淵明。欲清深閑淡。當看韋蘇州柳子厚孟  
浩然王摩詰賈長江。欲氣格豪逸。當看退之李白。欲法  
度備足。當看杜子美。欲知詩之源流。當看三百篇及楚  
詞漢魏等詩。前輩云建安才六七子。開元數兩三人。前  
輩所取其難如此。予嘗與能詩者論書。止於晉而詩止  
於唐。蓋唐自大曆以來。詩人無不可觀者。特晚唐氣象  
衰繭耳。雪浪齋日記

品藻古今勝詔

池塘生春草。園林變夏禽。世多不解此語為工。蓋欲以  
奇求之耳。此詩之工。正在無所意。粹然與景相遇。備以  
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之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以  
此為根本。而思苦言艱者。往往不悟。鍾嶸詩評論之最  
詳。其略云。思君如流水。既非前所則曰。高臺多悲風。亦  
惟所見。清晨登隴首。若無故實。明月照積雪。非出經史。  
古今勝語。多非假補。皆由直尋。顏延之謝莊。尤為繁密。  
於時化之。故大明太始中。文章殆同書鈔。近任昉王元  
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邇來作者。寢以成俗。遂乃句  
無虛語。語無虛字。牽聯補衲。蠹文已甚。自然英旨罕遇。  
其人。余每愛此言。簡切明白。易曉。但觀者未嘗留意耳。

自唐以後既變以律體固不能無拘窘然苟大手筆亦自不妨削鏤於神志之間斷輪於甘苦之外也詩話林

### 歷論諸家

詩之興作兆基邃古唐歌虞詠始載典謨商頌周雅方陳金石其後研志緣情二京彌甚含毫瀝思魏晉彌繁李都尉鴛鴦之詞纏綿巧妙班婕妤好霜雪之句發越清迴平子桂林理在文外伯喈翠鳥意盡行間河朔人物王劉為稱首洛陽才子潘佐為覺先乃若子建之牢籠群彥士衡之藉甚當時並文苑之羽儀詩人之龜鑑駱賓王為詩格高指遠若在上天物外神仙會集雲行鶴駕想見飄然之狀李太白集

### 左大冲詩

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使人飄飄有世表意宋文京

### 鮑昭淵明

鮑昭詩話而不弱陶潛詩切事情但不文耳

### 論子厚樂天淵明詩

子厚之貶其憂悲憔悴之嘆發於詩者特為酸楚閔已傷志固君子所不免然亦何至是卒以憤死未為達理也樂天既退閑放蕩物外若真能脫屣軒冕者然榮辱得失之際銖銖校量而自矜其達每詩未嘗不着此意是豈真能忘之者哉亦力勝之耳惟淵明則不然觀其貧士責子與其他所作當憂則憂遇喜則喜忽然憂樂

兩忘則隨所遇而皆適未嘗有擇於其間所謂超世遺物者要當如是而後可也觀三人之詩以意逆志人豈難見以是論賢不肖之實亦何可欺乎蔡寬夫詩話

### 韓杜

杜之詩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耳蘇子瞻曰子美之詩退之之文魯公之書皆集大成者也學詩當以子美為師有規矩故可學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之為詩寫其胸中之妙耳學杜不成不失為工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為樂天耳後山詩話

### 四家集

王荊公以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歐陽永叔詩編為四家集以歐公居太白之上公曰太白詞語迅快然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冷齋夜話

### 李杜諸人

作詩者陶冶物情體會光景必貴乎自得蓋格有高下才有分限不可強力至也譬之秦武陽氣蓋全燕見秦王則戰掉失色淮南王安雖為神仙謁帝猶輕其舉止此豈由素習哉余以謂少陵太白當險阻艱難流離困躓意欲卑而語未嘗不高至於羅隱貫休得意於偏霸誇雝逞奇語欲高而意未嘗不卑乃知天稟自然有不能易也西清詩話

詩人各有所得

詩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蘭若上，未掣鯨魚碧海。中此老杜所得也。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奭。此韓愈所得也。荆公

老杜之仁心優於樂天

老杜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云：自今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樂天新製布裘云：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新製綾襖成，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暖亦何情。心中為念農桑苦，耳裏如聞飢

凍聲。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皆伊尹自任一夫不獲之辜也。或謂子美詩意寧苦身以利人，樂天詩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較之，少陵為難。然老杜飢寒而閔人飢寒者也，白氏飽煖而憫人飢寒者也。憂勞者易生於善慮，安樂者多失於不思。樂天疑優，或人又謂曰：白氏居官稍達，而少陵尤卑。子美之語在前，而長慶在後。達者宜急，而卑者可緩。前者唱導，而後者和之耳。同合而論，則老杜之仁心差賢矣。君溪

詩句偉麗

七言之偉麗者：子美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爾後寂寥無

聞馬直至永叔云蒼波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  
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可以並駟爭先矣  
小生亦云令嚴鍾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烟又云露  
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東坡

氣象雄渾句中有

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  
紆餘不失言外之意  
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與五更鼓  
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詩句之後常恨無復繼者  
韓退之筆力最為傑出然每苦意與語俱盡和裴晉公  
破蔡州所謂將軍舊歷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非不  
壯也然意亦盡於此矣不若劉禹錫賀晉公留守東都

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遠而大体也石林

評唐人詩

唐自景雲以前詩人猶習齊梁之氣不除故態率以纖  
巧爲工開元後格律一變心然度越前古當時雖李  
杜獨據關鍵然一時流輩亦非大曆元和間諸人可跂  
望如王摩詰世固知之矣獨賈至未見深稱者予嘗觀  
其五言如極浦三春草高樓萬里心楚山晴靄碧湘水  
暮流深忽與朝中舊同爲澤畔吟傳盃試北望還欲淚  
沾襟又越井人南去湘川水不流江邊數盃酒海內一  
孤舟嶺嶠同遷客京華即舊遊春心將別恨萬里共悠  
悠如此詩類便置老杜集中雖明眼人恐未易辨也蔡



裴迪立丹

王摩詰韋蘇州集載裴迪立丹唱和其語皆清麗高勝常恨不多見如迪安禪一室內左右竹亭幽有法知不染無言誰敢酬鳥飛爭向夕蟬噪竟先秋煩暑自茲退清涼何處求如丹賣藥有時至自知往來踈遽辭池上酌新得山中書步出芙蓉府歸來敲棘車猥蒙招隱作豈愧班生庐其氣格殆不減二人非唐中葉以下嚶嚶以詩鳴者可比乃知古今文士埋沒不得傳于子孫者不可勝數然士各言其志其隱显亦何足多較觀兩詩趣向其胸中殆非汲汲於世者正爾無聞亦何所恨其

姓名偶見二人集亦未必不為幸也蔡寬夫詩話

唐人

王右丞韋蘇州澄淡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哉賈浪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於寒澁方可致才亦為體之不備也司空圖

方干

方干詩清潤小巧蓋未及曹劉之堂或者取之大過余未曉也王贊嘗稱之曰鰻肌滌骨冰瑩霞絢嘉穀自將不吮餘雋麗不葩芬苦不癯棘當其得志倏與神會孫邵嘗稱之曰其秀也蓋於常花其鳴也靈鼉於衆響其所作登靈隱峰詩云山疊雲霞際川傾世界東送喻坦

之詩云風塵辭帝里舟楫到家林此直兒童語也寄喻  
鳧云寒蕪隨楚盡落葉渡淮稀而送喻坦之下第又云  
過楚寒方盡浮淮月正沉贈路明府詩云吟成五字句  
用破一生心而贈喻鳧又云繞吟五字句又白幾莖鬚  
稱心寺中鳧云雲接停猿樹花藏浴鶴泉而寄越上人  
又云窻接停猿樹巖飛浴鶴泉其語言重複如先有以  
見其窘也至於野渡波搖月空城雨翳鍾白猿垂樹窻  
邊月紅鯉驚鈎竹外溪義行相識處貧過少年時等句  
誠無愧於絲王所賞韻語陽秋

苦吟句蹈襲句

陳去非嘗謂余言唐人皆苦思作詩所謂吟安一箇字

撚斷數莖鬚句向夜深深得心從天外歸蟾蜍影裏清吟  
苦舴艋舟中白髮生之類者是也故造語皆工得句皆  
竒但韻格不高故不能參少陵之逸步後之學詩者儻  
能取唐人語而掇入少陵繩墨步驟中此速肖之術  
也余嘗以此語葉少蘊云李益詩云開門風動竹疑  
是故人来沈亞之詩云徘徊花上月虛度可憐宵皆  
佳句也鄭谷掇取而用之乃云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  
那堪月在花真可與李沈作奴僕由是論之作詩者與  
致先自高遠則去非之言可用儻不然便與鄭都官無  
異

欲識為詩苦秋霜苦在心杜牧之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杜詩  
搜天斡地覓詩情。元稹白集序

### 擅場

唐人燕集必賦詩推一人擅場郭曖尚升平公主盛集  
李端擅場送劉相巡江淮錢起擅場李肇國史補

### 詩中有助語

詩中有助語若床頭曆日無多子借問別來大瘦生之  
句子與生字初不當輕重漫叟詩話

### 詩言志

孫少述我竹詩曰更起粉牆高百尺莫令牆外俗人看  
晏臨淄曰何用粉牆高百尺任教牆外俗人看處士之

### 節宰相之量各言其志

#### 蕭愨

蕭愨有秋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踈其蕭散宛然  
在目何遜詩清巧多形似之言恨其每病苦辛饒貧寒  
氣不及劉孝綽之雍容也孝綽以謝朓詩置几案間動  
輒諷味簡文愛陶淵明文亦復如此顏氏家訓

#### 蔡伯祐詩評

柳子厚詩雄深簡澹迥拔流俗致味自高直揖陶謝然  
似入武庫但覺森麗王摩詰詩渾厚一段覆蓋古今但  
如久隱山林之人徒成曠淡杜少陵詩自与造化同流  
孰可擬議至若君子高處廊廟動成法言恨終欠風韻

黃太史詩妙脫蹊逕言侔鬼神唯胸中無一點塵故能  
吐出世間語所恨務高一似恭曹洞下禪尚墮在玄妙  
窟裏東坡公詩天才宏放宜與日月爭光凡古之所不  
到處發明殆盡萬斛泉源未爲過也然頗恨方朔極諫  
時雜滑稽故罕逢蘊藉韋蘇州詩如渾金璞玉不假雕  
琢成妍唐人有不能到至其過處大似村寺高僧柰時  
有野態劉夢得詩法則既高滋味亦厚但正若巧匠矜  
能不見少拙白樂天詩自擅天然貴在近俗恨如蘇小  
雖美終帶風塵李太白詩逸態凌雲照映千載然時作  
齊梁人體段略不近渾厚韓退之詩山立霆碎自成一  
法然譬之樊侯冠佩微露粗踈與柳州詩若捕龍蛇搏

虎急與之角而力不敢假非輕蕩也薛許昌詩天分有  
限不逮諸公遠矣至令人意虜正若芻豢時復咀嚼自  
佳王介甫詩雖乏風骨一番去清新佻方學語小兒酷  
令人愛歐陽公詩溫麗深穩自是學者所宗然似三館  
畫手未免多與古人傳神杜牧之詩風調高華片言不  
俗有類新及第少年畧無少退截處固難求一唱而三  
嘆也右此十四公皆吾平生宗師追仰所不能及者留  
心既久故閑得以議之至若古今詩人自是珠聯玉映  
則又有不得而知也西清詩話

評本朝諸賢詩

芸叟嘗評詩云永叔之詩如春服乍成醲醑乍熟登山

臨水竟日忘歸王介甫之詩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人皆聞見難可著摸石延年之詩如飢鷹夜歸岩木春折蘇東坡之詩如武庫初開矛戟森然一一求之不無利鈍梅聖俞之詩如深山道人草衣木實王公見之不覺屈膝郭功父之詩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揖遜求其適口者少矣芸叟之論公否未敢必然觀東坡所記芸叟西征途中詩止云張舜民通練西事稍能詩而已則東坡蓋不以善詩待芸叟邪復齋漫錄

溫公忠義之志

溫公居洛當初夏賦詩曰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當戶轉分明更無柳絮因風起惟有葵花向日傾愛君忠義

于此可見

王蘇黃杜

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魯直以奇而杜子美之詩常工易新陳莫不好也後山集

王黃晚年詩

東坡嘗以所作小詞示無咎文潛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對云少游詩似小詞先生小詞似詩陳無已云荆公晚年詩傷工魯直晚年詩傷奇王直方詩話

蘇黃

晦庵云蘇黃只是今人詩蘇才豪黃費安排

韓無咎

晦庵云韓無咎詩做着者儘和平有中原之舊無南方  
啁哳之音

蘇子美呂吉甫

子美詩笠澤鱸肥人膾玉洞庭橘熟客分金呂吉甫詩  
魚出清波庖膾玉菊含寒露酒浮金蘇勝於呂蓋入客  
兩字雖無亦可

慈母溪

徐師川言作詩自立竟不可蹈襲前人因誦其所作慈  
母溪詩且言慈母溪與望夫山相對望夫山詩甚多而  
慈母溪古今無人題詩末兩句云離鸞口說閨中事紙  
牘那知母子情呂氏童蒙訓

四雨

介甫云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朱蘂暮捲  
西山雨皆警句也然不若院落深沉杏花雨為佳予謂  
杏花雨固佳然而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  
却於風月上寫出柳絮梨花尤有精神然嘗欲轉移兩  
句作溶溶院落梨花月淡淡池塘柳絮風此老杜紅稻  
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格也休齋

先得之句

曼卿一日春初見階砌初生之草其屈如鈎而顏色未  
變因得一句云草屈金鈎綠未回遂作早春一篇旬日  
方足成曰簷垂冰筋晴先滴草屈金鈎綠未回其不逮

先得之句遠甚始知詩人一篇之中率是先得一聯云  
或一句其最警拔者是也 桐江詩話

謝伯景

歐陽文忠公詩話稱謝伯景之句如園林換葉梅初熟  
不若庭草無人隨意綠也池館無人燕學飛不若空梁  
落燕泥也蓋伯景句意凡近似所謂西崑體而王胄薛  
道衡峻潔可喜也 隱居詩話

田舍翁火爐頭之作

杜彬好評詩李建勳匿孫魴于齋中伺彬至以魴詩訪  
之彬曰此非有風雅但得田舍翁火爐頭之作爾魴遽  
出讓彬曰非有風雅固聞命矣擬田舍翁無乃大過乎

彬笑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此非田  
舍翁火爐上所作而何闔坐大笑

詩可以觀人

呂獻可誨嘗云丁謂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  
元之禹偁讀之曰入公門猶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  
入乎此人必不忠後果如其言 高齋詩話

# 古詩

晦庵之論

古詩須看西晉以前如樂府諸作皆佳

誠齋之論

五言古詩句雅淡而味深長者陶淵明柳子厚也如少陵羌村後山送內皆有一倡三歎之聲

誠齋評五言長韻

五言長韻古詩如白樂天遊悟真寺詩一百韻真絕倡也

誠齋評五言長韻要典雅重大

褒功頌德五言長韻律詩最要典雅重大如杜子美云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又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綉戶日月近雕梁李義山云帝作黃金闕天開白玉京有人扶太極是夕降元精

誠齋評七言長韻

七言長韻古詩如杜少陵丹青引曹將軍畫馬奉先縣劉少府山水障歌等篇皆雄偉宏放不可捕捉學詩者於李杜蘇黃詩中求此等類誦讀沉酣深得其意味則落筆自絕矣



# 律詩

陵陽論王介甫律詩

王介甫律詩甚是律詩篇。作曲子唱得蓋聲律不止平仄二聲當分平上去入四聲且有清濁所以古人謂之吟詩聲律即吟詠乃可也僕曰魯直所謂詩須皆可絃歌公之意也室中語

金針詩格

第一聯謂之破題欲如狂風捲浪勢欲滔天又如海鵬風急鷺鳳傾巢浪拍禹門蛟龍失穴第二聯謂之領聯欲似驪龍之珠善抱而不脫也亦謂之撼聯者言其雄

贍道勁能捍闔天地也動搖星辰也第三聯謂之警聯欲以疾雷破山觀者駭愕搜索幽隱哭泣鬼神第四聯謂之落句欲如高山放石一去不回

誠齋非金針

誠齋以為不然詩以盡而味方永乃善之善也子美重陽詩云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夏日李尚書期不赴云不是尚書期不顧山陰野雪只難乘

誠齋評七言律

七言褒頌功德如少陵賈至諸人倡和早朝大明宮乃為典雅重大和此詩岑參云花迎劔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最佳

# 絕句

誠齋之論

五七字絕句最少而最難工雖作者亦難得四句全好者晚唐人与介甫最工於此如李義山憂唐之衰云夕陽無限好其柰近黃昏如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鬪嬋娟如芭蕉不展丁香結同向春風各自愁如鶯花啼又笑畢竟是誰春唐人銅雀臺云人生富貴須回首此地豈無歌舞來皆佳句也如介甫云更無一片莢花在為問春歸有底忙祇是蟲聲已無夢五更桐葉強知秋百轉黃鸝看不見海棠無數出牆頭暗香一陣連風

一起知有薔薇澗底花不減唐人然鮮有四句全好者杜牧之云清江漾漾白鷗飛綠淨春深好染衣南去北來人自老夕陽長送釣船歸唐人云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韓渥云昨夜三更雨臨明一陣寒薔薇花在否側卧捲簾看介甫云水際柴門一半開小橋分路入青苔背人照影無窮柳隔屋吹香併是梅東坡云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日明年何處看四句皆好矣

詩人玉屑卷之十二終

詩人玉屑卷之十三

### 三百篇

晦菴謂學詩者必本之三篇

新都

汪元臣輔嗣甫訂  
汪成龍幼玉甫校

詩之為經人事洽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  
學詩者當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  
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  
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  
以體之察之德性顯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  
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於此矣  
三百篇情性之本離騷詞賦之宗學詩而不本於此是

亦淺矣

晦菴論詩看詩之法

詩須是沉潛諷誦玩味義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  
須是先將那詩來吟咏四五十遍了方可看註看了又  
吟咏三四十遍使意自然融液浹洽方有見處  
詩全在諷誦之功

看詩不須着意去裏面分解但是平之地涵泳自好  
因論詩曰古人情意溫厚寬和道得言語自恁地好  
看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

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

晦菴論國風雅頌

大率國風是民庶所作之詩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  
之詩

晦菴論六義

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  
曰頌此一条乃三百篇之綱領管轄風雅頌者声乐部  
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  
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体也賦者直陳其事如葛  
覃卷耳之類是比者以彼狀此如蝻斯綠衣之類是也  
興者託物興詞如關雎兔置之類是也蓋衆作雖多而  
其声音之節製作之体不外乎此故太師之教國子必  
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九詩之節奏旨歸皆

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咏以得之矣

碧溪論四始六義

古今言四始六義者多矣無若伊上老人之說當也若如鄭說則二者相亂風雅頌既重出賦比興終無歸著四始者言風賦雅頌之四種六義則凡詩中皆有此六義也一曰風非國風之風五曰雅六曰頌非大雅小雅之雅商頌周頌之頌也詩固云風風也教也凡風化之所繫皆風也賦者鋪陳其事比者引物連類興者因事感發雅者陳其正理頌者美而祝之以詩考之則采卷耳不盈傾筐為興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為雅也自漢以來各自立一家之體則詩人之

風如建安之風豪健晉宋之風放蕩齊梁之風流麗其餘隨所長各自為一家之風然古人不必指事言情而後鑒戒其剛柔緩急哀樂喜怒之間風教存乎其中矣所以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化上感人也遠入人也深自詩人之後失其本餘五者古今甚同不可移易立此六義該括盡矣毛公解詩多云興也與鄭說便自不同然則古人之論殆如此自鄭氏以來遂汨之也耶

陵陽發明思無邪之義

僕嘗論為詩之要公曰詩言志當先正其心志心志正則道德仁義之語高雅淳厚之義自具三百篇中有羞有刺所謂思無邪也先具此質却論工拙室中語

# 楚辭

晦菴論楚詞

楚辭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  
離騷非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  
著氣力做只是不好

古賦須熟看屈宋韓柳所作乃有進步處入本朝來騷  
學殆絕秦黃晁張之徒不足學也

詩音韻是自然如此這箇與天通古人音韻寬後人分  
得密後隔了離騷註中發兩箇倒在前朕皇考曰伯庸  
庚寅晉以降洪又重之以脩能耐紉秋蘭以為佩後人

不坑却謂只此兩韻如此其有楚詞叶韻作子厚名字  
刻在漳州

荀卿所作成相凡三章雜陳古今治亂興亡之效託声  
詩以風時君若將以為工師之誦旅賁之規者其詞亦  
託於楚而作頗有補於治道

越人歌乃楚王之弟鄂君泛舟於新波之中榜柁越人  
擁棹而歌此詞其義鄙褻不足言特以其自越而楚不  
學而得其餘韻且於周師六詩之所謂異者亦有契焉  
知声詩之体古今共貫胡越一家有非人之所能為者  
司馬相如之文能侈而不能約能諂而不能諒其上林  
子虛之作既以誇麗而不得入於楚詞大人之於遠遊

具漁獵又黍甚然亦終歸於諛也特長門賦哀二世賦  
為有諷諫之意而哀二世賦所為作者正當時之商監  
尤當傾意極言以寤主聽願乃低回局促而不敢盡其  
詞焉亦足以知其阿意取容之可賤也不然豈其將死  
而猶以封禪為言哉

顧况詩有集然皆不及見其於韋應物詩集者之勝歸  
來子錄其楚辭三章以為可與王維相上下予讀之信  
然然其朝上清者有曰利為舟兮靈為馬因乘之觴于  
瑤池之上兮三光羅列而在下則意非維之所及然他  
語殊不近也獨日晚歌一篇亦以為氣雖淺短而意若  
差健云

韓愈所作十操如將歸龜山拘出殘形四操迂楚辭其  
六首似詩愈博學群書奇詞奧旨如取諸室中物以其  
所涉博故能約而為此也夫孔子於三百篇皆絃歌之  
操亦絃歌之辭也其取與出眇然而不言最近離騷本  
古詩之衍者至漢而衍極故離騷亡操與詩賦同出而  
異名蓋衍復於約者約故去古不遠然則後之欲為離  
騷者惟約猶迨之

柳宗元竄斥崎嶇蠻瘴間堙圯感鬱一寓於文為離騷  
數十篇懲咎者悔亡也其言曰為餘齒之有懲兮蹈前  
烈而不頗後之君子欲成人之美者讀而悲之  
邢居實自少有逸才大為蘇黃諸公所稱許而不幸蚤

死其作秋風三疊時年未弱冠然味其言神會天出如  
不經意而無一字作今人語同時之士號稱前輩名好  
古學者皆莫能及使天壽之則其所就豈可量哉

滄浪論楚辭

楚詞惟屈宋諸篇當熟讀外此唯賈誼懷沙淮南王招  
隱嚴夫子哀時命宜熟之其他亦不必也

九章不如九歌九章哀郢尤妙前輩謂大招勝招魂不  
然讀騷之久方識其味須歌之抑揚涕淚滿襟然後為  
真識離騷否則如曷釜撞甕耳

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退之李觀皆所不及若皮日  
休九諷不足為騷

兩漢

古詩十九首

古人渺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劉之制非衰周  
之唱鍾嶸詩評讀古詩十九首及曹子建詩如明月入  
高樓流光正徘徊之類詩皆思深遠而有餘意言有盡  
而意無窮也學者當以此等詩常自涵養自然下筆高  
妙呂氏童蒙訓

蘇李

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工為五言雖文律各異雅鄭之音



亦雜而詞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妄  
作唐元稹撰子美墓誌

秦少游云蘇李之詩長於高妙

晦庵論垓下帳中之歌

項羽所作垓下帳中之歌其詞慷慨激烈有千載不平  
之餘憤若其成敗得失則亦可以為強不知義者之深戒

晦庵論大風歌

文中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美哉乎其言  
之也漢之所以有天下而不能為三代之王其以是夫  
然自千載以來人主之詞亦未有若是其壯麗而奇偉  
者也嗚呼雄哉

晦庵論賈誼

賈誼以長沙卑濕自恐壽不得長故作鵬賦以自廣太  
史公讀之歎其同死生輕去就至為爽然自失以今觀  
之凡誼所稱皆列禦寇莊周之常言又為傷悼無聊之  
故而藉之以誑者夫豈真能原始反終而得夫朝聞夕  
死之宋哉誼有經世之才文章蓋其餘事其奇偉卓絕  
亦非司馬相如輩所能彷彿而楊雄之論常高彼而下  
此韓愈亦以楊馬廁於孟子屈原之列而無一言以及  
誼余皆不識其何說也

晦庵論班婕妤蔡琰

班婕妤所作自悼賦歸來子以為其辭甚古而侵尋於

楚人非特婦人女子之能言者是固然矣至其情雖出於幽悲而能引分以自安援古以自慰和平中正終不過於慘傷又其德性之美學問之力有過人者則論者有不及也嗚呼賢哉柏舟綠衣見錄於經其詞義之美殆不過此也

蔡琰所作胡笳雖不規：於楚語而其哀怨發中不能自己之言要為賢於不病而呻吟者也范史乃棄此而獨取其悲憤二詩二詩詞意淺促非此詞比眉山蘇公已辨其妄矣蔚宗文下固有不察歸來子祖屈而宗蘇亦未聞此何耶琰失身胡虜不能死義固無可言然猶能知其可恥則与屈雖及騷之意又有間矣

## 建安

總論

建安詩辯而不華質而不俚風調高雅格力適壯其言直致而少對偶指事情而綺麗得風雅騷人之氣骨最為近古者也一變而為晉宋再變而為齊梁唐諸詩人高者學陶謝下者學徐庾推李白老杜韓退之早年皆學建安晚乃各自變成一家耳李太白多建安句法而罕全篇多雜以鮑明遠体東坡稱蔡琰詩筆勢似建安諸子前輩皆留意於此近來學者遂不講耳

時服

魏文帝

魏文帝其源出于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則新歌百許篇  
率皆鄙直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體贍可  
觀始見其功矣不然亦何以銓衡群英對揚厥弟之美  
詩評

### 曹子建

子建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高奇辭采華茂情兼雅怨  
體備文質粲然溢古卓尔不群嗟乎陳思王之於文章  
也譬如人倫之有孔周麟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  
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懷鉛吮墨之士宜乎抱篇章而景  
慕映餘輝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  
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間矣鍾嶸詩評

### 王仲宣

仲宣詩其源出於李陵若發愀愴之辭文秀而質羸在  
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詩評

### 劉公幹

公幹詩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絕貞骨陵霜  
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然陳思已往稍稱獨步詩評

## 六代

### 摠論

漢魏後臨遲衰微訖于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  
左勃然復興踵武前王流風未泯亦文章之中興也永

嘉時貴黃老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然寡欲爰  
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以道  
德論建安風力盡矣於是郭景純用俊上之才變創其  
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使彼衆我寡亦未動  
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之作永嘉有謝靈運才高辭  
盛富艷難蹤固以含劉跨郭凌轢潘左故知陳思為建  
安之傑公幹仲宣陸機為輔此皆五言之冠冕文辭之  
命世也 詩評

晦庵云齊梁間人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

褒貶不同

六朝諸人之詩不可不熟讀如蕭愨笑谷露下落楊柳

月中踈鍛鍊至此自唐以來無人能及也退之云齊梁  
及陳隋衆作詩蟬噪此語吾不敢議亦不敢從 許彥周

五言之警策

阮籍詠懷子卿双鳧嵇康双鷺茂先寒食平叔單衣安  
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  
遊山王微風月謝客山水叔元离燕明遠戍邊太冲詠  
史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搗衣之作斯皆五言  
之警策者也所謂篇章之珠澤文采之鄧林乎 鍾嶸詩

阮嗣宗名籍

嗣宗詩其源出於風雅無雕蟲之巧而詠物詠懷可以  
陶性靈發幽思言猶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外洋乎

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詩評

張茂先名華

茂先詩其源出於王粲其体浮艷只記多奇巧用文字務其妍治雖名高曩代而敦亮之士猶恨見女情多風雲氣少謝康樂云張公雖復千箱猶一体爾今置之甲科疑弱乙之中品恨少在季孟之間耳詩評

潘安仁名岳

安仁詩其源出於仲宣翰林嘆其翻々奕々如翔禽之羽毛衣帔之綃縠猶尚淺於陸機則機為深矣謝朓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揀金徃々得宝余嘗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詩評

張景陽

景陽詩其源出於王粲文體華淨少言景有巧構形影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太冲風流調辭葱蒨音鑣鏘使人味之疊疊不絕詩評

陸士衡

士衡詩其源出於陳思才高辭贍舉體華密氣少於公幹文劣於仲宣但尚規矩不貴綺錯有傷直寄之奇也且咀嚼英華厭飫膏澤故文章之源泉張歎其大才信矣人云古詩其源出於國風陸機擬詩十二首文温以麗意悲而切驚心動寃幾於一字千金詩評

劉越石

越石詩其源出於王粲善為悽戾之辭且有清拔之氣  
琨既體良才又離厄運故善叙喪亂多感恨之言詩  
晦庵曰劉琨詩高東晉詩已不逮前人齊梁益浮薄

郭景純

景純言憲潘岳文體相輝彪炳可翫變中原平淡之體  
時稱中興第一翰林以為詩首遊仙之作辭多慷慨寔  
玄遠之宗詩評

漫錄注云遊仙之制文多自叙志狹中區而辭無俗

三謝

唐子西語錄云三謝詩靈運為勝當就選中寫出熟玩  
方知其優劣也又云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

逸無詩宣遠叔源有詩不工今取靈運惠連元暉詩合  
六十四篇為三謝詩是三人者詩至元暉語益工然蕭  
散自得之趣亦復少減漸有唐風矣於此可以觀世變  
也又云靈運在永嘉因夢惠連遂有池塘生春草之句  
元暉在宣城因登三山遂有澄江淨如練之句二公妙  
處蓋在於鼻無壅目無膜爾鼻無壅斤將曷運目無膜  
曷將曷施所謂混然天成天球不琢者歟靈運如矜名  
道不足適已物可忽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元暉詩  
如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等語皆得三百篇之餘韻是以古今以為奇作

靈運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世人多不解此語為工蓋欲以奇求之爾此語之工正在無所意猝然與景相遇寫以文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之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為根本而思苦言難者往往不悟石林詩話

### 惠連

二謝才思富健恨其蘭玉早彫長轡未騁秋懷搗衣之作雖靈銳思何以加焉詩評

### 元暉

元暉詩其源出於謝琨微傷細密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音章秀句足使叔原失步明遠變色詩評

## 靖節

### 清淡之宗

淵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西清詩話

### 蕭統論淵明

鍾嶸評淵明詩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余謂陋哉斯言豈足以盡之不若蕭統云淵明文章不群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真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耻不以無才

為病自非大道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乎此言盡之矣  
漁隱

不可及

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着力之所能成龜山語錄

悠然見南山

東坡以淵明有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而無識者以見為望不啻硤硤之與美玉予觀樂天效淵明詩有云時傾一樽酒坐望東南山然則流俗之失久矣惟韋蘇州答長安丞裴稅詩有云採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乃知真得淵明詩意而東坡之說不可信

晦庵論歸去來詞

歐陽公言兩晉無文章幸獨有歸去來辭一篇耳然其詞義夷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其尤怨切感之病云

歐陽公論歸去來辭

六一居士惟重陶淵明歸去來以為江左高文當世莫及涪翁云顏謝之詩可謂不遺鑪錘之功矣然淵明之墻數仞而不能窺也東坡晚年尤喜淵明詩在儋耳遂盡和其詩荆公在金陵作詩多用淵明詩中事至有四韻詩全使淵明詩者遜齋閑覽

李格非論歸去來辭

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



陶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乞養親表皆沛然如肝肺中  
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  
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冷齋夜話

休齋論歸去來辭

陶淵明罷彭澤令賦歸去來而自命曰辭迄今人歌之頓  
挫抑揚自協聲律蓋其詞高甚晉宋而下欲追躡之不能  
漢武帝秋風詞盡蹈襲楚辭未甚敷暢歸去來則自出  
機杼所謂無首無尾無終無始前非歌而後非辭欲斷  
而復續將作而遽止謂洞庭鈞天而不淡謂霓裳羽衣  
而不綺此其所以超然乎先秦之世而與之同軌者也

詞簡理足

飲酒詩云裛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山谷云此是西漢  
人文章他人多少言語盡得此理若溪詩話

詩人以來無此句

荆公嘗言其詩有奇絕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在人境而  
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由詩人以來無此  
句也然則淵明趣向不群詞彩精拔晉宋之間一人而  
已若溪漁隱曰荆公詩云先生歲晚事田園魯叟遺書  
廢討論問訊桑麻憐已長按行松菊喜猶存農人調笑  
追尋壑稚子歡呼出候門遙謝載醪祛惑者吾今欲辨  
已忘言所謂四韻全使淵明詩者即此詩是也

得此生

東坡云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  
世情一觴雖獨進盃盡盃自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  
鳴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靖節以無事為得此生則  
役於物者非失此生耶

飲酒詩

飲酒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寶不過軀軀化則  
寶亡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

知道

東坡拈出淵明談理之詩有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  
山二曰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三曰客養千金軀臨  
化消其寶皆以為知道之言蓋絳章繪台朝風弄月雖

工何補若覩道者出語自然超詣非常人能蹈其軌轍  
也韻語陽秋

悟道

彭澤歸去來辭云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是  
此老悟道處若人能用此兩句出處有餘裕也詩考周

辨詩品所論淵明詩

魏晉間人詩大抵專攻一體如侍宴從軍之類故後來  
相與祖習者亦但因所長而取之耳謝靈運擬鄴中七  
子與江淹雜擬是也梁鍾嶸作詩品皆云某人詩出於  
某人亦以此為然論陶淵明乃以為出應璩此語不知  
其所據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者與陶詩了不相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多違法度璩作詩以刺在位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畧世故超然物外為適顧區區在位者何足繫其心哉且此老何嘗有意欲以詩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模倣之此乃當時文士與進取而爭長者所為何期此老之淺蓋蝶之陋也石林

坡谷歎淵明之絕識

山谷云東坡在潁州時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歎淵明之絕識遂作詩云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束帶向督郵小屈未為辱翻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折腰營口腹云何元相國萬鍾不滿欲胡椒銖兩多安

用八百斛以此殺其身何翅抵鵠玉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燭淵明隱約粟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顏延年送錢二十萬即日送酒家與蓄積不知紀極至藏胡椒八百斛者相去遠近豈直睢陽蘇合彈與蜣螂糞九比哉

東坡論淵明詩

東坡云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

山谷論淵明詩

山谷云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寧用字不工不便語俗

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為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為不知道者也道人曰如我按拍海印發光汝暫舉心鹿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秦太虛效淵明挽辭

淵明自作挽辭秦太虛亦效之余謂淵明之辭了達太虛之辭哀怨淵明三首今錄其一云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為人今只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

枯木嬌兒索父啼良久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太虛云嬰豐徒窮荒始哀與世辭官來錄我橐使來驗我屍藤束木皮棺藁葬路傍陂家鄉在萬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歸惴惴猶在茲昔忝柱下史通籍黃金闥竒禍一朝作飄零至於斯弱孤未堪事返骨定何時修途繚山海豈勉從闍維荼毒復荼毒彼蒼那得知歲晚瘴江急鳥獸鳴聲悲空濛寒雨零慘淡陰風吹殞宮生蒼鮮紙錢挂空枝無人設薄奠誰與飯黃淄亦無挽歌者空有挽歌辭東坡謂太虛齊死生了物我戲出此語其言過矣此言淵明可以當之若太虛者情鍾世味而

意戀生理一經遷謫不能自擇遂快忿而作此辭豈真若在乎漁隱

### 貧士詩

貧士詩云九十行帶索飢寒况晚年近一名士作詩云九十行帶索榮公老無依余謂之曰陶詩本非警策因有君詩乃見陶之工或譏余貴耳賤目後錯舉兩聯人多不能辨其孰為陶孰為今詩也則為解曰營啓其事近出列子不言榮公可知九十則老可知行帶索則無依可知五字皆贅也若淵明意謂至於九十猶不免行而帶索則自少壯至於長老其飢寒艱苦宜如此窮士之所以可深悲也此所謂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古人文章必不虛設耳詩眼

### 止酒詩

止酒詩云坐止高蔭下步止華門裏好味止園葵大歡止稚子余嘗反覆味之然後知淵明之用意非獨止酒而於此四者皆欲止之故坐止於樹蔭之下則廣廈華堂吾何羨焉步止於華門之裏則朝市聲利吾何趨焉好味止於園葵則五鼎方文吾何欲焉大歡止於戲稚子則燕歌趙舞吾何樂哉在彼者難求而在此者易為也淵明固窮守道安於丘園疇肯以此而易彼乎隱

### 責子詩

山谷云陶淵明責子詩曰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

有五男兒揔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  
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  
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盃中物觀淵明此  
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  
不肖而淵明愁歡見於詩耳又云杜子美詩陶潛避俗  
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篇頗一恨枯槁達士豈是足  
默識蓋不早生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子美困頓於三  
川蓋為不知者詬病以為拙於生事又往往譏議宗文  
宗武失學故聊解嘲耳其詩名曰遣可解也俗人便為  
譏病淵明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詩人玉屑卷之十三終

詩人玉屑卷之十四

# 草堂

墓誌銘元楨作

新都

汪元臣輔嗣甫訂  
汪長孺孟公甫校

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揔萃焉始唐虞  
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人繼作歷夏商周千餘年仲  
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  
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尤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  
秦漢以來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  
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拓梁詩而七言  
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句讀文律

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闊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  
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  
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適文壯節抑揚怨  
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驟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  
本土以簡慢矯飾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為  
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  
遲至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極又宋齊之所不取  
也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牙書而又沈宋之流  
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  
焉而又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晉  
魏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

穠莫備至於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  
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  
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  
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為能無可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  
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  
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  
詩誠以差肩於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干  
言次猶數百詞氣奮邁而風韻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  
凡近則李尚不能厭其藩翰况堂奧乎若溪漁隱宋子  
京作唐史杜甫贊秦少游作進論皆本元稹之說意同  
而詞異耳

宋子京贊

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間沈佺期等  
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沿襲逮開元間稍  
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  
名所長至甫渾涵汪汪下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  
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  
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  
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少許可至歌詩  
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

少游進論

杜子美之於詩實積衆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

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直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  
阮籍之詩長於冲澹謝靈運鮑昭之詩長於峻潔徐陵  
庾信之詩長於藻麗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  
包冲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  
不及焉然不集諸子之長子美亦不能獨至於斯也豈  
非適當其時故耶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  
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  
謂集大成嗚呼子美亦集詩之大成者歟

冷齋魯書序

騷人雅士同知祖尚少陵同欲模楷聲韻同苦其意律  
深嚴難讀也余謂少陵老人初不事艱澁左隱以病人



其平易處有賤夫老婦初可道者至其深純宏妙千言不可追進則序事穩實立意渾大遇物寫難狀之景抒情出不說之意借古的確感時深遠若江海浩淼以沼切大水貌風雲蕩汨蛟龍龜鼉出沒其間而變化莫測風澄雲霽象緯回薄錯峙偉麗細大無不可觀又云其夔邈高聳則若鑿大虛而噉萬籟其馳驟恠駭則若狀天策而騎箕尾其直截峻整則若儼鈞陳而界雲漢樞機日月開闔雷電昂昂然神其謀挺其勇握其正以高視天壤迺入作者之域所謂真粹氣中人也公之詩友而為六家孟郊得其氣酸張籍得其簡麗姚合得其清雅賈島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陸龜蒙得其贍

博皆出公之奇偏爾尚軒然自號一家赫世烜俗後人師擬不暇矧合之乎風雅而下唐而上一人而已是知唐之言詩公之餘波及爾

王彥輔序

唐興承陳隋之遺風浮靡相矜莫崇理致開元之間去雕篆黜浮華稍裁以雅正雖絺句繪章人得一槩各爭所長如大羹元酒者則薄滋味如孤峯絕岸者則駭廊廟穠華可愛者之風骨爛然可珎者多玷缺逮至子美之詩周情孔思千彙萬狀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森嚴昭煥若在武庫見戈戟布列蕩人耳目非特意語天出尤工於用字故卓然為一代冠而歷世千百膾炙人口

半山老人畫像贊

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天幹九地壯顏毅色不可求浩蕩八極中生物豈不稠醜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鏤惜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青衫老更斥餓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後穰穰盜賊森戈矛吟哦富此時不廢朝廷憂嘗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飈颯傷屯悼屈止一身嗟時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後之遊

三百篇之後便有子美

六經之後便有司馬遷三百篇之後便有杜子美六

經不可學亦不須學故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二書亦須常讀所謂不可一日無此君也

語錄

唐子西

老杜似孟子

孟子七篇論君與民者居半其欲得君蓋以安民也觀杜陵詩云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又云誰能扣君門下令減征賦寄梅學士詩幾時高議排金門長使蒼生有環堵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安得眼前突兀見此屋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見其志大庇天下仁心廣大真得孟子之所存矣東坡問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馬遷但能名其詩耳吾謂老杜似孟子蓋原其心也

若溪

晦庵論杜詩

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曠逸不可當如自秦川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

杜甫夔州以前詩佳夔州以後自出規摹不可學

陵陽論詩能盡寫物之工

杜少陵詩云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王維詩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極盡寫物之工後來唯陳無已有云黑雲映黃槐更著白鷺度無愧前人之作室中語

用詩書語

子美多用經書語如曰車辚馬蕭蕭未嘗外入一字

如曰濟潭鱣發發春草鹿呦呦皆渾然嚴重如入天陛赤墀植璧鳴玉法度森嚴然後人不敢用者豈非造語膚淺不類耶黃常明詩話

詩史

先生以詩名於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於詩讀之可以知其世孝士大夫謂之詩史孫僅序

唐書列女傳王珪微時母盧氏嘗云子必貴但未知汝與游者珪一日引房玄齡杜如晦過之母曰汝貴無疑所載止此而已質之少陵詩事未究也送重表姪王砮云我之魯老姑尔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

則珪母杜氏非盧氏也又云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  
長者來在門荒年自糊口家貧自供給客位但箕箒俄  
頃羞頗珍寂寞人散後入怪髻髮空吁嗟為之久自陳  
剪髻鬢鬻市充沽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  
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  
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  
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及乎貞觀初尚  
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  
化妃后至尊均嫂奴盛事垂不朽其上下詳締如此且  
一婦人識真主於側微尤偉甚史缺失而繆誤獨少陵  
載之號詩史信矣桐江詩話云西清詩話辨王珪母姓

杜不姓盧引少陵詩為證今觀其詩不特不姓盧乃王  
珪之妻非母也史氏之訛如此少陵詩云我之曾老姑  
尔之高祖母尔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即知王珪之妻  
也西清詩話

胷中吞幾雲夢

洞庭天下壯觀自昔騷人墨客題之者衆矣如水涵天  
影濶山拔地形高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鳥飛應畏  
墮帆遠却如閑皆見稱於世然未若孟浩然氣蒸雲夢  
灩波動岳陽城則洞庭空曠無際氣象雄張如在目前  
至讀子美詩則又不然吳楚東南拆乾坤日夜浮不知  
少陵胷中吞幾雲夢也

學老杜之法

老杜詩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類如此皆拙而無取使其皆工則峭急無古氣如李賀之流是也然後世孝者當先孝其工精神氣骨皆在於此如望嶽詩云齊魯清未了洞庭詩云吳楚東南拆乾坤日夜浮語既高妙有力而言東嶽與洞庭之大無過於此後來文士極力道之終有限量益知其不可極望嶽第二句如此故先云岱宗夫何如洞庭詩先如此故後云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使洞庭詩無前二句而皆如後兩句語雖健終不工望嶽詩無第二句而云岱宗夫何如雖曰亂道可也今人孝詩多得老杜平慢處乃鄰女效顰耳詩

工妙至到人不可及

詩人以一字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韻無窮殆不可以形迹捕詰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則其遠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間而吞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滕王亭子粉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八字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此老獨雍容閑肆出於自然畧不見其用力處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倣用之偃蹇狹陋盡成死法不知意與境會出言中節凡字皆可用也

石林詩話

一飯未嘗忘君

太史公論詩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予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覩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為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性止於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欤

妙絕古今

有問荆公老杜詩何故妙絕古今公曰老杜固嘗言之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東臯雜錄

古今絕唱

杜子美詩古今絕唱也李伯紀杜工部集序

高雅大體

山谷嘗言少時曾誦薛能詩云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欺人故故生孫莘老問曰此何人詩對曰老杜莘老云杜詩不如此後山谷語禪師云庭堅因莘老之言遂曉老杜詩高雅大體禪師云若薛能詩正俗所謂欺世耳詩眼大雅堂三種

優柔感諷

劉攽詩話載子美詩云蕭條六合內人少虎狼多少人慎勿投虎多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狃畏虞羅言亂世人惡甚於虎狼也予觀老杜潭州詩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與前篇同意喪亂之際人無樂善喜士之心至

於一得一迎曾不若岸花檣燕也詩在優柔感諷不在逞豪放而致詬怒也隱居詩話

### 高深

讀少陵詩如馳騫晉楚之郊以言其高則鄧林千巖榭楠杞梓扶疎摩雲以言其深則溟波萬頃蛟龍鼉鼉徜徉排空拭普極目方且心駭神悸莫知所以若其甄別名狀實難為功韓退之推其光燄萬丈長殆謂是矣鄭印序

### 詩有近質處

子美之詩詞有近質者如麻鞋見天子后臆脚不韞之句所謂轉石于萬仞之山勢也李者尤效之而過甚豈

遠大者難窺乎

王琪序

### 大雅堂

子謫居黔州盡書子美兩川夔峽詩以遺冊稜楊素翁俾刻之石使大雅之音久湮沒而復盈三巴之耳素翁又欲作高屋廣楹庇此石因請名焉予名之曰大雅堂仍為作記其略云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其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况室家之好耶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以汨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于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闐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省之

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則  
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矣其大旨取其發具於所遇林  
泉人物草木魚虫以為物々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  
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山谷

三種句

禪宗論雲門有三種句其一為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  
机不主故常其二為截斷衆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  
所到其三為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  
淺以是為序余嘗戲為李子言老杜詩亦有此三種語  
但先後不同以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為  
函蓋乾坤句以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為

隨波逐浪句以百年地僻柴門迴五月江深草閣寒為  
截斷衆流句若有解此當與渠同參石林詩話

畫山水詩

畫山水詩少陵數首無人可繼者惟荆公觀燕公山水  
詩前六句東坡煙江疊嶂圖一時差近之若溪漁隱曰  
少陵題畫山水數詩其間古風二篇尤為超絕荆公東  
坡二詩悉錄于左時時哦之以快滯懣少陵奉光劉少  
府新畫山水障歌云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  
霧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畫師亦無數好  
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豪素豈但祁岳與鄭虔  
筆跡遠過揚契丹得非玄圃裂無乃瀟湘翻悄然坐我



天姥下耳邊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滿城  
鬼神入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  
雜花遠漁翁暝踏孤舟立滄浪水深青溟闊歌岸側島  
秋毫末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劉侯天機  
精愛畫入骨髓自有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  
能添老樹顛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若耶  
溪雲門寺吾獨胡為在泥滓青鞋布鞵從此始戲題王  
宰畫山水圖歌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  
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壯哉崑崙方壺圖挂君高堂  
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  
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溆山木盡亞洪濤風尤工遠勢

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松  
半江水荆公題燕侍郎山水圖云往時濯足瀟湘浦獨  
上九疑尋二女蒼梧之野煙漠漠斷壠連岡散平楚暮  
年傷心波浪阻不意畫帛能更覩燕公侍書燕王府王  
求一筆終不與奏論讞尤誤當赦全活至今何可數仁  
人義士埋黃土祇有粉墨歸囊楮東坡書王定國所藏  
煙江疊嶂圖云江上愁心千疊山浮空積翠如雲煙山  
耶雲耶遠莫知煙空雲散山依然但見兩崖蒼蒼暗絕  
谷中有百道飛來泉縈林絡石隱復見下赴谷口為奔  
川川平山開林麓斷小橋野店依山前行入稍度喬木  
外漁舟一葉江吞天使君何從得此本點綴毫末分清

妍不知人間何處有此境徑欲往買二頃田君不見武  
昌樊口幽絕處東坡先生留五年春風搖江天漠漠暮  
雲卷雨山娟娟丹楓翻鴉伴水宿長松落雪驚醉眠挑  
花流水在人世武陵豈必皆神仙江山清空我塵土雖  
有去路尋無緣還君此畫三歎息山中故人應有招我  
歸來篇許彥周詩話

詞氣如百金戰馬

老杜陷賊時有哀江頭詩曰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  
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憶昔霓  
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  
君侍君側羣立則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

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  
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  
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  
南望城北予愛其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濶始復平  
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  
步不遺猶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有杯土障黃流氣象

凡人做詩中間多起問答之辭往往至數十言收拾不  
得便覺氣象委帖子美贈衛處士詩略云焉知二十載  
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  
我來何方若使他人道到此下須更有數十句而甫便

云問答未及已兒女羅酒漿此有抔土障黃流氣象

謾齋語錄

九日詩

孟嘉落帽前人以為勝絕子美九日詩云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其文雅曠達不減昔人故謂詩非力學可致正須胸中度世耳后山詩話

送人詩

劉路左車為予言嘗收得唐人雜編時人詩冊有送惠二婦故居詩云惠子白駒瘦歸溪惟病身皇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崖蜜松花熟山盃竹葉新柴門了生事黃綺未稱臣真子美語也白駒或作驢字洪駒父詩話

八哀詩紀行詩

八哀詩惟古風中最為大筆崔德符嘗論斯文可以表之雅頌中古作者莫及也兩紀行詩發秦州至鳳凰臺發同谷縣至成都府合二十四首皆以經行為先後無復差舛昔韓子蒼嘗論此詩筆力變化當與大史公諸贊並駕學者宜嘗諷誦之少陵詩總目

夔州後詩

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觀子美到夔州後詩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山谷

貴其備

以子美之忠厚疑若無愧於論交其投贈哥舒翰開府

詩開府當朝深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在略地兩隅空  
其美之可謂至矣及潼關吏詩則曰哀哉桃林戰百萬  
化為魚請囑防關將謹勿學哥舒何其先後之相戾若  
是我驟以純全之道亦未能無疵也藝苑雌黃

村陋句

解憂詩云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同濟句來雲濤盤眾力  
亦不細呀帆瞥眼過飛櫓本無蒂得失瞬息間致遠思  
恐泥百慮視安危分明曩賢計茲理庶可廣拳拳期勿  
替杜詩固無敵然自致遠以下句真村陋也此取其瑕  
璜世人雷同不復譏評過矣然亦不能掩其美也東坡

謫仙

李白

千載獨步

李陽冰云太白不讀非聖人之書

何之作故其

言多似天仙之辭凡所著述言多謠興自三代以來風  
騷之後驅馳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唯公一人故王  
公趨風列岳結軌群賢翕習如鳥歸鳳盧黃門云陳拾  
遺橫制頽波天下質文翕然一變至今朝詩体尚有梁  
陳官掖之風至公大變掃地併盡古今文集遏而不行  
唯公文章橫被六合可謂力敵造化歟

論大白人物

東坡云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  
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  
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達於用也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  
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  
使脫靴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  
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朔云開濟  
明豁包含弘大陵轅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蹈藉貴  
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惡戲萬乘如僚友視儔列如草芥  
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  
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  
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為人傑

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也吾不可以不辨

驚蓮千古

六一居士云落日欲沒峴山西倒著接羅花下迷襄陽  
小兒齊拍手大家齊唱白銅鞮此常言也至杜清風明  
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目  
白之橫放  
所以驚重千古者固不在此乎

氣蓋一世

如曉月出天山蒼茫雪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  
及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舶夾双檣中流鵝鶴鳴  
之類皆氣蓋一世學者能熟味之自然不淺矣童蒙訓

論太白作詩

太白以峭訐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斥齊魯眼明耳聰  
恐貽顛踣故狎弄盃觴沉溺麴蘖耳淆淫樂目混黑白  
或酒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著紙乃以聰明移於月露  
風雲使之消潔飛動移於草木禽魚使之妍茂褰擲移  
於邊情滯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目移於幽谷邃岩  
使之遼歷物外爽人精魄移於車馬兮矢悲憤酣歌使  
之馳騁決發如睨幽并而失意放懷盡見窮通焉沈光  
李白酒樓記

見古人用意處

山谷言學者不見古人用意處但得其皮毛所以去之  
更遠如風吹柳花滿店香若人復能為此句亦未是太

殆是李謫仙乎都下見有人携一紙文書字則顏魯公  
也墨迹如未乾紙亦新健其詩曰朝披雲夢澤笠釣青  
茫此語非太白不能道也若溪漁隱曰太白此詩中  
復云暮跨紫鱗去海氣侵肌涼亦奇語也

雲烟中語

太白仙去後人有見其詩畧云斷崖如削瓜嵐光破崖  
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玉案勅文字世眼不可讀  
攝身凌青霄松風吹我足又云舉袖露條脫招我飯胡  
麻真雲烟中語也西清詩話

瞻菴謂太白聖於詩

李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也

晦菴論太白詩

李太白天才絕出尤長於詩而賦不能及魏晉獨鳴臯  
歌一篇近楚辭然歸來子猶以為白才自逸蕩故或離  
而去之者亦為知言云

陳光澤見示所藏廣成子昼像偶記李太白詩云世道  
日交喪澆風變淳原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飛  
李樹吐華竟不言大運有與沒群動若飛奔歸來廣成  
子去入無窮門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  
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脚板耶

瀑布詩

太白望廬山瀑布絕句云日照香爐生紫烟遙看瀑布

桂長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東坡羨之  
有詩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唯有謫仙詞然余謂太  
白前篇古詩云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磊落清壯語  
簡而意尽優於絕句多矣 漁隱

夜懷詩

李白廬山東林寺夜懷詩我尋青蓮宇獨往謝城關霜  
清東林鍾水白虎溪月天香生虛空天樂鳴不歇宴坐  
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湛然冥真心曠劫斷出沒予因思  
靜勝境中當有自然清氣名曰天香自然清音名曰天  
樂予故以聞靈響自為天籟亦取天籟之義此蓋唯變  
所造不可致詰也 法藏碎金

辨集中有非李白之作

今太白集中有歸來乎笑矣乎及贈懷素草書數詩決非太白作蓋唐末五代間學齊已輩詩也余舊在富陽見國清院太白詩絕凡近過彭澤吳唐院又見太白詩亦非是良由太白豪俊語不甚擇集中亦往々有臨時率然之句故使妄庸輩敢耳若杜子美世豈復有偽撰耶余嘗舟次姑蘇堂下讀姑蘇十詠怪其語淺近不類李白王平甫云此李赤詩也赤見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其後為廁鬼所惑以死今觀其詩止此而以太白自比則其人心疾久矣豈廁鬼之罪也茗溪漁隱曰東坡此語蓋有所譏而云東坡

歸豐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帝豈以文字高世者帝王之度固然發於中而不自知也白詩反之曰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守四方其不識理如此老杜贈白詩有重與細論文之句謂此類也哉蘇子由

# 李杜

誠齋謂李神於詩杜聖於詩

詩人之詩唐云李杜宋言蘇黃蘇似李黃似杜蘇李之詩子列子之御風無待乎舟車也黃杜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有待而未始有待也無待者神於詩歟有



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歟 文集

一世冠

唐三百年言詩則杜甫李白卓然以所長為一世冠 文藝傳序

杜甫光掩前人後來無繼

或問王荆公云公編四家詩以杜甫為第一李白為第四豈白之才格詞致不逮甫也公曰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甫則悲懽窮泰發歛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綿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有淡泊明靜若山谷隱士

者有風流醞藉若貴介公子者蓋其詩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闢與未易識其妙處夫豈淺近者所能窺哉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後來無繼也元稹以謂兼人之所獨專斯言信矣或者又曰評詩者謂甫期白太過反為白所誚公曰不然甫贈白詩則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但比之庾信鮑照而已又曰李侯有佳句往々似陰鏗々之詩又在鮑庾下矣飯顆之嘲雖一時劇戲之談然二人者名既相逼亦不能無相忌也 關覽

二公優劣

太白辭粟卧首陽屢空飢顏回當代不飲酒虛名安在哉君不見梁王池上月昔照梁王尊中酒梁王已去明

月在黃鶴怨解啼春風分明感激眼前事莫惜醉卧  
園東又平原君安在科斗生古池生客三千人而今知  
有誰君不見孔北海英風豪氣今何在君不見裴尚書  
土墳三尺蒿藜居此類者尚多愚謂雖累千萬篇只是  
此意非如少陵傷風憂國感時觸景忠誠激切蓄寓深  
遠各有所當也子美除草云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脩  
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其憤邪疾惡欲交夷蘊崇之  
以肅清王所者懷抱可見臨川有勿去草草無惡如比  
世俗之浮薄此方外之語異夫農夫之務去也遊山寺  
云雖有古殿存世尊亦蒙埃山僧衣藍縷告訴棟梁摧  
本即所賦事自然及於乘輿蒙塵股肱非才之意忠義

所感一飯不忘君耶若溪詩話

思贖深遠

元稹作李杜優劣論先杜而後李韓愈不以為然作詩  
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何用故謗傷  
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為微之發也元稹自謂知老  
杜矣其論曰上該曹劉下薄沈宋至退之則曰刺手據  
鯨牙舉瓢酌天漿夫高至於酌天漿幽至於拔鯨牙其  
曠深遠宜如何而詎止於曹劉沈宋之間耶隱居詩話

文章心術

世俗誇太白賜床鼎為榮力士脫靴為勇愚觀元宗  
渠々於白豈真樂道下賢者哉其意急得艷詞媒語以

悅婦人耳白之論撰亦不過為玉樓金殿鴛鴦翡翠等語社稷蒼生何賴就使滑稽傲世然東方生不忘納諫况黃屋既為之屈乎說者以謀謨潛密歷考全集愛國憂民之心如子美語一何鮮也力士閹閹腐庸惟恐不當人主意挾主勢馳之何所不可脫靴乃其恥也自退之為蚍蜉撼大木之喻遂使後學吞声余竊謂如論其文章豪逸真一代偉人如論其心術事業可施廊廟李杜齊名真黍竊也

碧溪詩話

詩人玉屑卷之十四終

